

管子

冊一

卷一

七

七

管子

四時論要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

趙氏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監造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
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
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
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
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
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
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
而其言悉見紂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
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
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
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

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
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
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
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
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
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
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
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
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
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猷安
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

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

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
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
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
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
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
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
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
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
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
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
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
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

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

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
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
仲也余懇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
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
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
大略於篇首云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
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
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
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
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

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將富國與夫既於言要所以類合聖賢而藉其
能平水洲書又聞燕南山高一客氏曉只營平書
辨則其美至然其惡姑士不猶昧昧變豈營村之
營則姑知山高乘黑彈重水孫雅姑言之出又曰
臣子曰端營村吾其姑變主班矣太史公曰余讀
史人不以爲然營村卒齊國盛其短常靜故特知
臣者知書之變實也營村富強公室有三歸民壯
之命以難高固具報書矣爲營村姑陳以爲之乘
中因而討之難矣難之營村報姑則不煩受士陳
而今燕趙召公之短林之會計公皆營村之盛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續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續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資宥作侑況作

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今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
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
第疏之篇首不敢强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
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
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詳者定句
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
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